

信宜怀乡行

□王侏晓

红色怀乡

去年六月,看电影《怀乡起义》,我记住信宜有个地方叫怀乡。时隔一年,大型原创音乐剧《怀乡起义》在信宜成功首演,更是引起我对怀乡的好奇。巧的是,今年七一,单位的主题党日活动安排到广东南路革命信宜教育基地学习,我得以与怀乡有了近距离接触。

教育基地依托怀乡起义指挥部旧址,建立在原怀乡中心小学旧址。那里,已没有整齐的课桌,没有琅琅的读书声,没有操场上满地追逐的风与孩子。那里,也没有了学生,却每天满地走满了学生,像我这样慕名而来仰望英烈、诚心学习的学生。

我这样的一名学生,仰望蔚蓝天空中太阳燃烧的热烈,请求怀乡允许我,允许我用半天的时间,在这神圣之地,加多一双眼睛,一个呼吸,一串追寻红色的脚印。

于是,在教育基地,我经历了一场跨世纪的穿越。看到了在怀乡的进步人士怎样在血腥屠杀中的夹缝生存,看到了在煤油灯下四方桌前部署起义战斗计划的伟岸身影,看到了先烈在枪林弹雨中建立广东南路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全过程,看到了起义军转战白泥埔、洪冠、云开、钱排,达桐半年多后因强敌追剿而分散隐蔽的伺机活动……

我确实被震动了。怀乡,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将生命提升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啊。纯朴的觉醒和呐喊,民主的呼唤和鲜血,自由的渴望和破茧而出,燃点一个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火种,在天地间热烈地燃烧。

刹那间,我的心,就像身边一位游人说“见证历史的照片、印记时代痕迹的文物、描述战斗的壮观场景,倾听革命先烈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解说,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更令我心潮澎湃的是,当我佩戴党徽,面对教育基地镌刻的八十字誓词,一字一句,庄严地重温,最后读出自己的名字时,更

是热泪盈眶,仿佛与先烈们有了隔空对望的共鸣。

竹魂

在怀乡,不能不说竹。怀乡,不缺青青翠翠的竹,不缺来来去去自由自在的山风。山前山后,屋前屋后,坡前坡后,竹多,风也多。风吹竹动,一丛丛,一堆堆,一坡坡,一片片,到处都是竹的海洋,到处都是海洋般的竹。

高矮粗细不一的竹,你挨我,我傍你,亲密无间。竹叶,面抚着面,脸擦着脸,抚擦出悦耳的音响,仿佛在歌唱“漫山竹,进农屋,怀乡人,织幸福”。这是当地时兴的歌谣,是怀乡人的心声,更是新生活谱写的乐章。

还未进入怀乡圩街,就可以看到路两旁很多人家门前院地晒着短竹筒,晾着长长短短的竹片。不用问,那些竹料都是用来编织竹器的。

一户农家的院子里,坚实的竹椅上,老神定定地坐着一位满脸憨厚的老人。那粗糙的老手指在阳光下舞蹈,将几根竹篾飞快地转变成出名海内外的怀乡竹编,圆了竹子以另一种更完美的姿态为主人赢来创收的梦想。

怀乡有很多竹器店,各种各样的竹器等着游客来挑选。你不买,无所谓,只要你愿意停下来,能留住几秒你的眼光,它们就不会吝啬,绝对满脸笑容的回报你溢满竹香的翠绿精灵的灵性。有人买了一帆风顺的竹筒,有人买了风生水起水车,有人买了用来装甜甜蜜的竹果篮,有人买了节节高的佩戴饰物。件件桩桩,片片只只,这些都是怀乡竹器真诚送出的祝福。

现在的怀乡,早已没有了古驿道上罗旁战役陈磷大军辗过后“草木茂物,禽兽繁殖”的丘圩荒凉。心灵手巧的怀乡人靠山吃山,与山上盛产的竹子结盟,在传统工艺上创新,开发出二百多个系列近三千个品种,一跃成为广东省竹编专业镇,产品风靡亚欧美市场。竹编产业成了怀乡乡村振兴的“一乡一品”,一栋栋幸福感满满的“竹编楼”拔地

一树棟花开

□林翠珍

“门前桃李都飞尽,又见春光到棟花。”走在乡村,一树树的棟花,安静地伫立在农家院前。淡紫碎花,悠悠飘落,岁月静好,让人流连。

记忆深处那段美好时光,也与棟花有关。幼时,外婆家门前也有一棵苦楝树。苦楝树太高,长出的花太小,我不大喜欢它。但这棵树长得好,外婆说,这树好种,因苦而不招虫,鸟也不吃它的花和果。它秀丽玲珑的叶片,如剪纸般,青翠均匀。那质地致密的树干树枝,总是清清爽爽,远看如同一把撑开的绿伞。

暮春时节,棟花纷纷扬扬地开了。我还没上学,有着辽阔无垠的自由和快乐。棟花盛开时,我和表妹每天在树下玩,抓子儿、跳飞机、翻花绳……只有外公外婆总在忙活。外公是个木匠,他总在琢磨着那一根根木头。外婆呢,洗衣服、砍柴等,一刻也不闲着。我们玩累了,就央求外婆讲故事,还要她用簪古编个蜻蜓。外婆说她会编一个新娘。

“新娘美吗?”我们眯大了眼睛。

“哎呀!发髻上插着花。”

恰逢,微风拂过,淡紫色的小花朵儿飘下来,落到外婆白白的头发上,温柔淡雅,煞是好看。表妹大呼:“噢!我知道了,是像外婆这样漂亮的新娘!”此话一出,外公逗乐般应道:“你

外婆年轻时,美得赛过花儿呐!”外婆笑得前俯后仰,两颊泛起了红晕。这棵棟树是外公外婆结婚之初,建房子时种下的,它见证了外公外婆携手并肩的几十年。“这棵树年年都开花,年年都开得好。”外婆高兴地说。

我抬头,才发现棟花也有别样的美。细碎的花朵儿,聚集一齐开放时,纷繁而热烈,静谧又震撼,满树紫白相间,密密匝匝,美得如诗如画。

秋天,苦楝树结籽了。一簇簇的苦楝籽,由青变黄,像一个个金铃,成串成串地挂在树枝上,在秋阳的映照下熠熠闪亮,分外耀眼。地上的苦楝籽,不计其数。我灵机一动,想出了坏主意。我把苦楝籽带到学校,卖给同学们,一毛钱五粒。男孩子玩弹弓,又圆又硬苦楝籽是最好的“子弹”。女孩子呢,我对她们说:“这个苦楝种子,能种出一棵美丽的花树来。”没想到这“生意”不错,我赚了整整五块钱!

外婆知道后,把我叫到跟前。她端坐着,两手放在藤椅上,神色严肃。然后问道:“你拿苦楝籽去卖钱了,是不是?”我不曾见过外婆这样,便一句话也不敢说。良久,外婆才说:“树虽然是我们种的,但大家都能欣赏。要是不懂分享,那还算什么美?”我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央求外婆原谅。外婆温柔地

而起,构筑粤西大山大岭间一道道因“百万工程”而构筑的亮丽风景。

古渡屋

渡船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驿道同岁。

怀乡中堂下寨村渡船屋,道光十九年,当地乡绅集资倡建,供东北驿道要津渡船工居住。现存的一厅两房一厢房,看起来真的很小很窄,但又确实确实承担过渡船工的安宿和温饱,收藏着路过这里的风风雨雨。

只可惜的是,渡船屋,门窗关闭,我找不到人来打开铜锈斑斑的门锁,阅读不了它的深刻。蚀骨脱皮的门板窗扇,裸露了久远的沧桑与厚重。不知哪年哪月哪日加固修缮过的现代气息,袒露了怀乡人对历史的铭记与珍重。

不用多说,渡船屋是建造在古驿道上的。既然是驿道,当然在当年道人道马道车也道货了。因此,古渡屋也好,古驿道也罢,终究与人相生相息。古道,西风,船歌声声,马蹄踏踏,打通深山野岭的闭塞,让许许多多的怀乡人走了出去,散落在远方以及远方之外的远方,凝结成袅袅乡愁,站立成侨胞,活成粤西最大侨乡的一分子。

对呀,当年究竟有多少“下南洋”谋生的怀乡人,走过渡船屋,顺着渡船工磨得油亮发光的竹竿,横渡波光粼粼的黄华江,沿着弯弯曲曲的古驿道,穿过层层峰峦,突破崇山峻岭,散居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我只是一名过客,无权统计。

现在,渡船屋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黄华江面早已无人搭船横渡,不知何时失传了的跳禾楼歌舞声也有了新世纪的雄伟大桥承载过江,但渡口并没有因此而荒凉。新建的铁索桥加入现代元素,以创新的理念横跨黄华江,波光粼粼闪亮着乡村游的鲜活气息,芦花飞扬摇曳着两岸往来的晨昏,如怀乡青竹节节高的幸福指数振奋了从远古传来的铜鼓声声。

恭喜怀乡又多了一个打卡地。这应该是渡船屋意想不到的。

搂我入怀。那一刻,我是多么感激她啊!

又一季的棟花开过后,我要去上学了。那时乡村学校,课堂凳子要由学生自带。外公买来苦楝木材,又锯又刨,给我打了一张崭新的凳子。这张凳子高矮适中,表面光滑,还自带淡淡的清香。外公说苦楝木轻,做凳子好拿不费劲,正适合我。又语重心长地说:“苦楝,苦练,求学不怕苦练,才能成大器。”我听了,心中又欢喜,又倍受鼓舞。二年级后,学校购买了全新桌椅,我的“苦楝凳子”便闲置了。但我一直记得外公说的“苦练”,读书向来都很刻苦。

小学毕业后,我和表妹都离开了家乡。彼时外公也已去世。外婆一人守着老屋,陪伴她的只有庭院前那棵苦楝树。每逢放假,我就回去看她,她都是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小时候……”在外婆的回忆与叙述中,美好记忆一幕幕铺展开来。我却未察觉,外婆已垂垂老矣。最后一次告别外婆时,棟花开得正盛,她一只手扶着树干,一只手向我挥别。我回头望,外婆与棟树伫立着,她的笑容一如灿烂绽放的棟花,我永远也忘不了。

后来,老屋折了,因乡村新规划,那棵苦楝树也砍掉了。从别后,忆相逢。纵然岁月老去,而记忆常新,那一树棟花,年年开在我心中。

也红

■阿明

你莫属。今天上午,省军区政委专门给许东书记打电话,要市委表彰你为我国军事现代化作出的重大贡献。”他这话一出,李沁和张松东便一左一右将龙涛明按在了主宾位上。

待众人坐定,菜码一道道上席,很快便是一派杯光斛影之景,你来我往间无不开怀畅饮,气氛渐入佳境。李沁虽非主宾,却第一个端杯起身向梁启春敬酒。饮毕,他仍立于席间,面露踌躇之色。梁启春何等老练,看在眼里明在心上,“我把老骨头可比不得你们年轻人能喝,待会儿到茶室抽根烟歇歇。若有事相商,不妨移步细谈。”这番话状似朝着李沁说的,实则任座之人都听出了其中意旨,个个心底迅速打起了小算盘。

果然,酒过三巡后,梁启春就借故离席,独自前往茶室。不多时,李沁首先尾随而至。这回他没有绕弯子,直截了当地提出:“梁市长,我知道省委刚批复同意了我市建设花经济开发区,我想争取兼任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一职。”

梁启春端起茶杯轻啜一口,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这个位置的分量他再清楚不过——不仅油水足,更是晋升的重要跳板。李沁想要借此丰富自己的履历,为以后谋求进步打基础,也无可厚非。他放下茶杯,语重心长地说:“小李啊,这个位置盯着的人可不少哩。要拿下它,你可得过两关——许书记那边,我相信你有办法;至于省委组织部的郭部长嘛……”

话到此处,梁启春故意顿了顿,并挑眉看了李沁一眼:“老郭是我当年的老领导,我倒是能帮你说上话。不过……”他食指轻敲两下茶杯,“总不能空着手去找人家吧?得带盒‘茶叶’才像话,你说对吗?”

李沁心领神会。在他的处世之道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他马上

爽快答应:“老板提点的是。我这两天就准备些上好的‘茶叶’,还请您代为转交郭部长。您的大恩大德,我永远记心上!”

紧接着,第二个步入茶室的是张松东。进来时,他手中端着两杯斟满的白酒。他先毕恭毕敬地向梁启春三鞠躬,而后仰头把两杯酒一饮而尽。借酒表了态,他才略局促地搓着手,支支吾吾道出想承包流花经济开发区土建工程和房产局综合大楼的来意。见梁启春并不接话,只是面无表情地弹着烟灰,张松东随即凑近他耳边低语:“梁市长,工程定下来后,我立刻奉上10个点的现金酬谢。等工程完工验收,再追加10个点给您。”闻言,梁启春原本平淡的脸上顿时绽开笑容。他拍着张松东的肩膀,呵呵笑道:“张总向来是我市最讲诚信的企业家,这样的大工程不交给你,还能交给谁?”得到应允的张松东连连鞠躬,倒退着离开了茶室。

龙涛明是第三个前来的。他先是简要汇报了树脂总厂近期的生产运营情况,随后端起茶杯与梁启春轻轻相碰:“梁市长,黄丽丽上周已经正式来厂报到,非常感谢您的关照。”说着,他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精致的电子表盒——这是他去日本出差时特意选购的礼物,双手恭敬地递上:“这是黄丽丽嘱咐我一定要转交给您的谢礼,望您务必收下。”梁启春接过这份来自东洋的新潮礼物,饶有兴致地把玩起表盘。一边手指摩挲着光亮的表带,一边心里盘算:该把这个时髦玩意儿送给哪位红颜知己才最合适。

待龙涛明退了出去,寒雪最后一个闯了进来。她一进门就反手锁上了推拉门,趁着酒意一把扑进梁启春怀里,更热情地在他脸上留下好几个红唇印。梁启春自然乐于奉陪,那双阅人无数的熟练练地在寒雪身上游走。如此一番亲热过后,寒雪突然半真半假

地说:“亲爱的,我在美国留学时跟一个基督徒学过幻算术,百试百灵,要不要给你算算?”

梁启春像哄孩子般扬着笑说:“宝贝快表演给我看看。”寒雪这时稍一用力挣开梁启春的双臂,端坐起身子,双眸直视梁启春的眼睛,神色严肃道:“梁市长,我算出你的现金资产已经超过八位数,这可与你的正当收入严重不符啊!”

此话一出,梁启春的笑容瞬间僵住,结结巴巴道:“宝、宝贝,这、这玩笑可开不得……”寒雪镇定地摇头,目光缓缓上移望向天花板:“市长大人,你这样不择手段敛财,国家迟早会查到你头上的。”

看寒雪言之凿凿的样子,梁启春却不知她何时何处掌握了自己暗中牟利的把柄,一时被惊得脸色煞白,眼中透着惶恐:“那、……那怎么办?”

寒雪左手搭到他腿上,语气稍缓:“谁叫我是你的宝贝呢?我在美国花旗银行给你开个账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转过去。再给你办个美国护照,国内一有风吹草动,你当即就能飞美国来避风头了!”

这一出先抑后扬的戏码,让梁启春的心情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好一会才恢复市长的风度:“宝贝,一切都听你的!咱们喝酒去!”

同梁启春前后脚回到宴席的寒雪,虽有把梁启春唬住了的得意,但因还惦记着岳云太那边的行动,而在举杯应酬时显得心不在焉。

远在树脂总厂的岳云太,的确正按寒雪的计划,做着趁夜潜入技术档案室的准备。他独自隐在漆黑的办公室里,如同困兽般来回踱步。夜光表的指针在黑暗中泛着幽幽绿光,每一次抬腕都让他倍感煎熬——距离行动时间还有漫长的几个小时。凌晨12:30时,省军区代表监处长已和市军方代表小黄进行了交接班。他想到凌晨四点钟再开始行动,因为那会儿值守守了半宿的小黄,估计就达到了人体极限,进入最困倦、最疏于防范的时刻。

本想先小憩一会养养神,但岳云太怎么

也坐不住。他反复摩挲着中情局特制的装备:冰凉的人脸识别头盔、沉甸甸的迷幻气体瓶以及精巧的微型照相机。这些本该让他得心应手的工具,一下成了烫手的炭块,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布满焦灼的目光愣愣定在半空,真是“度时如年”。

凌晨四点一到,备受煎熬的岳云太终于吐出了一口气油气,动作迅速地换上迷彩服,戴上头盔,提着迷幻气体瓶悄声来到五楼。军方代表套房门虚掩,透过门缝能看到市军方代表小黄正趴在桌上熟睡,发出规律的鼾声。于是他悄悄拧开迷幻气体瓶盖,将导管伸入门缝。不一会儿,鼾声变得更加深沉。

按事先照着说明书演练的那样,岳云太把头盔正面对准技术档案室门前的自动摄像头。仅几秒钟,足有30厘米厚的铝合金大门就自行徐徐打开。左手扶住一下洞开的大门,他既紧张又高兴,心想儿子的生命安全终于有保障了。同时抬起右手,掀亮头盔上沿的照明灯,再警戒地不慌不忙地从中间楼梯疾冲而上。

就在他掏出微型摄影机的瞬间,刺耳的警报声骤然响起!铝合金大门开始徐徐复位。千钧一发之际,岳云太一个箭步钻了出来,顺手抄起刚留在门外的迷幻气体瓶,飞快地往西楼梯逃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刘方的身影出现在了中间楼梯口处。原来,自从接到国安领导预警后,刘方这一整晚都紧盯办公室里的监控屏幕,时刻关注着五楼档案室门口的动静。偏偏在凌晨四点这个关键时刻,连续打盹的疲惫让她双眼因乏得睁不开,精神也不由自主地松懈下来,忍不住合眼眯了一小会儿。

朦胧中,那阵警报声猛地将她惊醒。“糟了,真有情况!”刘方一个激灵从椅子上弹起,抓起台面那把上了子弹的五四式手枪,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中间楼梯疾冲而上。可当她赶到五楼档案室时,铝合金大门已经严丝合缝地关闭,楼道左右皆不见别人踪影。刘方即刻转身步入军方代表室,却只看到了趴在办公桌上睡得死沉,鼾声如雷的小黄……

夏日感怀

□罗伟莲

夏日属于缤纷的季节。生如夏花之绚烂,就是印证夏花生命力之旺盛。曾经梦想能拥有一方小小的花园,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与花为伴,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回到乡村的清晨,当我睁开惺忪的双眼,眼前是一片红色花海,每一朵小花上开出一抹淡淡的金黄,金黄色蕊点缀在红色花瓣中间,红黄搭配,一朵挨着一朵,阳光、微风、绿叶、小石头,那么平凡的小花,只是给它少量土壤扎根,就能报以热烈的绽放姿态,这是怎样的一种简朴景象呢?

步入中年后,人生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是庭前飘来花果香。等待花开的过程也许是一瞬间,也可能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很多东西看似平淡无奇,往往会被人忽略,但换一个角度看,就会萌生出许多小惊喜,甚至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来。譬如眼前出现的这片花海,是早在一个多月前,我从阳台的花盆里剪枝,将这些嫩嫩的花苗移植到墙角桂花树下这块空地上的,绿树也需要红花衬托。先是定根生长,蓄势待发。我只简单地将花苗种下,接下来都是靠花苗从大自然吸收养分,汲取阳光雨露和日月精华。花儿在适合的季节生长,就算在高大的桂花树面前,也毫无惧色,噤里啪啦疯长,齐刷刷的见缝插针,占天时地利,将绿意花香填满有限的小空间。小花园里它们看似是弱者,然努力绽放倒转乾坤成了

主角。在夏天,花儿每天都将自己打扮得楚楚动人,花枝招展在摇曳,连挺拔向上生长的桂花树也忍不住低下头来,看看这些花儿有多美,时不时还落下些金黄色的碎花,作为养分回馈花儿的蓬勃生长。好一派自然和谐之美!

在门前的空地上再种上些甘蔗和玉米,回归田园蜜语,不让杂草疯长。把甘蔗节和玉米苗种下,看着它们茁壮成长,期间耗费了不少体力和汗水。除草、松土、下肥、淋水,等甘蔗拔节长高,还要剥蔗叶,露出一节一节喜人的长势。玉米苗也很争气,欲与甘蔗试比高,每株秆都能结出一两个玉米包儿来。玉米包儿顶着均匀可爱的须帽子,结得严严实实的,看不见里面的珍珠颗粒,但从玉米秆叶或须帽子的颜色就能辨别出它们的品种,有紫红色和米黄色两种,煞是可爱。甘蔗也有紫黑色和黄白色的,剥开蔗叶露真容。甘蔗和玉米真是一对相依相伴的好姊妹,一个爱外露一个爱隐藏,愉快地生长在一起,甘蔗和玉米同频生长,长出甜蜜的喜势。

微风轻轻吹走燥热的心,夜幕降临时,摆一方小桌,煮上一壶清茶,闻花香,听虫鸣,静看一轮柔柔的新月遥挂天空,此时什么都可以不想,轻抿茶香,惬意渐来。夏日星空下我在遥想,人生匆匆数十年,弹指一挥间,脱离日常纷扰繁杂,回归自然恬静,过采菊东篱生活,这不失为一种大道至简的快意人生追求。



在小城行走(外一首)

□谭用

乡音,还是熟悉的乡音
乡人,有点陌生了

在小城行走,我显得很“安全”
从东门头走到西门街
从东北环穿过钟鼓楼来到鱼行
没有人能在人海中认出我的风尘仆仆

20年了,小城的风貌有了些许的改变
不变的是熙攘的人流——前胸贴着后背
我在钟鼓楼邂逅油炸和炒米饼
她们还保留着儿时舌尖的温存
我在渔行的出口遇见了水关藕和饭豆
饭豆张大着嘴巴,眼睛扑闪扑闪
哀求我带她去远方
我用米筒将她舀起,又轻轻地把她放下
唉!算了,还是把她留在故里

陪伴她白发苍苍的爹娘吧
和母亲走路

小时候和母亲走路
母亲在前,我在后
渐渐,我跟不上了
母亲停下来等我

如今和母亲走路
母亲走得慢,落后于我
我停下来,母亲甩手示意
快走,快走

有时下意识地伸手
往后抓,想握紧点什么
还是怕,有些人
走着走着就不见了